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四川省巴中县玉山公社金山乡的一个真实故事。

当时农村交通闭塞，农村到处都开始修建公路。1976 年，金山乡张书记和韩乡长负责修建一条从金山乡——玉山公社的公路。金山乡距离玉山公社 20 多里，新修的公路途中要经过石牙子（音），石牙子有一处观音庙，要修路，观音庙就得拆。修路的民工谁都不愿意拆庙，因为他们相信拆庙毁佛像会遭报，于是建议绕庙修路。可是张书记和韩乡长坚决不同意：“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是不信神，大家准备好火药炸庙，把路从庙这里修过去，一切后果由我们两人承担。”万般无奈的民工只好打炮眼，装炸药，安雷管，把观音庙给炸了。不久公路修通了。

通车的第一天，韩乡长坐着拖拉机路过石牙子（被炸的观音庙处）时，



拖拉机就翻车了，乡长当场受了重伤，后被送至县城医院治疗。第二天，乡长的老婆坐另一台拖拉机去看乡长，当车行至观音庙时，车又翻了，乡长老婆当场就摔死了。

路修好以后，身体一直很好的张书记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等病，无法正常工作，只好提前退休回家治疗。回家后不久病情加重，不能正常行走，每天只好坐在一条长木凳子上，想要去哪里，就只能先挪动一下凳子，人再随凳子移动。慢

慢的也不能正常讲话了，嘴角经常淌着口水，说出的话谁也听不懂，只有通过打手势表示他的意思。再后来，他病情更严重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有时尿、尿都流在床上。邻居经常听到他象黄牛一样的嚎叫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病痛折磨之后，张书记就死了。

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老百姓都说，他们不信神，还炸了庙，现在遭报了，这也正好应了他们说的“一切后果由我们两人承担”。后来，那位韩乡长对身边的人悔恨地说：“哎，如果听那些民工的建议，也不至于遭到如此恶报。”而在张书记死后，他的老婆就在家做了神龛供了佛像，经常吃斋拜佛为他赎罪。

“谁在什么问题上了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了送掉小命。”  
——《九评共产党》◇（文/方宁）

## 北京纪事——二零零零年

### （一）历史的那一刻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又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天安门广场内警车遍地，警察、军人、便衣（特务）盯着过往行人，东侧博物馆的门前一长溜的停放着几十辆待命的大型客车。广场内似乎也比往日肃静了许多。我坐在旗杆东侧不远处的华灯柱下，等待着那期待已久的、庄严的一刻。

人越来越多，我的视线严重受阻。我踱到西侧的华灯柱下，内心静得出奇。突然，广场南端孙中山画像附近，一幅二、三截楼高、几十米长的大横幅拉起来了！同一刻，“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功清白！”的口号在天安门广场炸响。

几乎在同一瞬间，各种大法真相横幅标语，横竖不等，长短不一，大的要一、二十人合打，小的只需一个高举的法轮功条幅，犹如朵朵红、黄

花，刹那间开遍广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还我师父清白！”的呐喊如大海波涛，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天。

我记下了这历史的一刻：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时二十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军警们惊呆了，醒过神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了。山东一对怀抱几个月婴儿的夫妻被军警们打倒在地，军用皮鞋在他们的头上、脸上猛踢猛踩，鲜血满脸，看不清从哪流出来的。男的一边拼命护着怀里的婴儿，一边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

上至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下至几岁的孩子，几乎无一幸免，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同时被两个或多个军警围攻毒打。只一会儿，天安门广场的青石板地面就留下了法轮功学员的滩滩鲜血。



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展开“真善忍”横幅。（摄于 2001 年）

就在恶徒施暴中，在广场的中央，又别有一番景象：一位细高个的女法轮功学员从大背包里把法轮功传单一把一把的掏出来向游人撒去，游人争相接着、拣着、看着。一伙恶人冲过来，大约二、三十人，叫骂着，气急败坏地向游人手中去夺传单，又弯腰去追赶那满地飘来飘去的传单。好几次，恶人同时追赶一份传单，咚！头撞上了，一边骂骂咧咧各自揉着撞疼的脑袋，一边继续追撵那一张张飘忽不定的传单，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乱作一团。（转下页）

# 北京纪事——二零零零年

(接上页)女法轮功学员镇定地撒完了好大一背包的传单,前后约二十多分钟。这伙恶人才如梦方醒般的七手八脚把她绑架。

几个小时过去了,伴随着如血的夕阳,伤痕累累、尘土满身的法轮功学员被塞进了几十辆大客车。地上的恶人对着步话机声嘶力竭地狂喊:快派车、快派车,不够用。

这一天在北京,我与数以千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被投入监牢……

## (二) 狭小囚室

随后在刑讯室,一间挨一间,手铐、脚镣声、惨叫声、恶警的叱骂声,不绝于耳。尤其夜半时分,恶警为了往上爬,为了那带着血腥的奖金,他们加班加点,一个个酒足饭饱后,涨着猪肝一般的脸,喷着酒气,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手里提着刑具,在漆黑的夜晚,在惨淡的灯光下,在阴森的刑讯室里,真仿佛撞见了狰狞的魔鬼。

我被非法关押数月了,每天都有

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进来,又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送走,不知送往何方。

一天夜里,我又被拖出去审问,我依旧谈迫害,谈申诉无门,近一小时,一个警察站起身走了出去。这时,另一个警察对我说:“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他有你们这样的弟子真了不起!”

我对他说:“记住善恶必报,心里默念大法好,要善待法轮功,尽你的力量保护法轮功吧!”他点了点头。他又突然站了起来,啪!向我立正致军礼(他着装,头戴警帽)并说:“向你致敬!”

## (三) 一个堆满了横幅的房子

一天大清早,两个警察给我戴上了手铐,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我以为迫害升级了。

突然开车的警察对我说:“你跟着把你那天打的横幅找出来,量刑用。”接着大骂,“又不是领导,也管不着我们,连处长还没说话呢,

## “天弓”退党



【明慧网】年前,我进城买年货,在人行道旁驻足查验商品的生产日期时,一位先生站到身边问我:“这货的质量怎么样?”我顺口说道:“西安饭庄产的,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他说:“那可不一定,如今什么没有假?!”我俩相视一笑,结伴向东而行。

从谈话中得知他是西安市××委的干部,为人坦诚,我们越聊越投缘。当他得知我比他还年长一时,惊叹道:“不象!你的精神怎么这样好!”我说:“我过去满身疾病,因为炼法轮功才有了这样好的身体!”他有点激动地说:“难怪呢!我告诉你,法轮功好着哩。我去过台湾,我了解情况。你知道吗?你们炼功的人数太多了,又去了中南海……”我马上说道:“并不是冲击中南海!”他说:“当然不是!合法上访,共产党怕呀!欲加之罪嘛!”我为他的明白真相而高兴。

接着我们又从中共制造的天安门

自焚伪案,谈到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害,再谈到“天灭中共”和“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保平安,我问道:“你是中共党员吧?”他说:“我早从心里把它抛弃了!”我说:“那也得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呀!”他说:“当然!”我说“我替你起个化名吧!”他郑重地说道:“不用!我早给自己起好了名字,我的名字叫‘天弓’。”

我听成“天公”,说:“天下为公,好名字!”他纠正道:“不是公平的公而是弓箭的弓!”他盯着我诧异的眼神说:“天弓,从天射下的弓箭,明白吗?”我点点头,连声称赞:“好!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

分手时,他诚恳地说:“遇到您真是幸运呀!”我说:“这是缘份!”“对,是缘份!祝您平安、注意安全,谢谢!”离去后,他又两次回身拱手相谢!◇(文/老郑)

他倒逼着我们去天安门找什么横幅,那横幅多了去了,找得过来吗?”

我被带到一座类似影院或剧场的大型建筑内,这里每道门都有持枪警察把守,每道门我都被反复、仔细的搜身,我觉得他们很可笑,又很可怜。一通繁杂的手续后,进入一个至少二层楼高、异常宽大的大房子内。

这里堆满了横幅,几十米长,乃至几米长,粗细不等的大、中、小木杆、竹竿,如果不是这样大的房子还真放不下这么长、这么多的东西呢。屋里到处堆满了装得鼓鼓的大编织袋子,大的周长要至少三人拉着手才能合围,小的也得两人拉手才能合围,里面装满了法轮功条幅,然后一袋袋擦上去,直到天棚。他俩看了一眼,又大骂。在这里要想找出我当时打出的那个横幅无疑是大海捞针。我得以近距离仔细观察这些珍贵的条幅了,大的已无法丈量,小的仅半尺多长,一幅幅都是崭新的红、黄颜色的布、绸或缎制作,还有不同风格的针织、刺绣、编织和我尚不知晓的其它缝制方法制作而成的。

我看着,轻轻地抚摸着:针针都浸透着对师父、对大法的真情,线线都绣着弟子归真的心……在这里,我真的出乎意料地找到了我当时打的那幅一米多长、二十公分宽的红地黄字“真善忍”横幅。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小心翼翼地卷起了它,轻轻地放回原处。

太阳已西斜,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两个警察又饿又累又气,骂着,擦着汗,随便拣起一个条幅,对我说:“就算这个吧,这么多,上哪找!”几个小时,只翻了冰山一角。

办着同样繁琐的手续,经过了至少五、六个关卡,终于走出了大门。

我们上了车,警车缓缓地向天安门驶去。到了金水桥,我戴着手铐,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向着天安门广场,用我的生命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襟。除了我的呐喊,好象一切都静止了,两个警察被震住了,如木鸡一般。◇(文/万之莲)